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十九卷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

寶劍長琴四海游，浩歌自是恣風流。丈夫莫道無知己，明月豪僧遇客舟。 楊益，字謙之，浙江永嘉人也。自幼偶備有大節，不拘細行。博學雄文，授貴州安莊縣令。安莊縣地接嶺表，南通巴蜀，蠻獠錯雜；人好蠱毒戰鬥，不知禮義文字，事鬼信神，俗尚妖法；產多金銀、珠翠、珍寶。原來宋朝制度：外官辭朝，皇帝臨軒親問，臣工各獻詩章，以此卜為政能否。建炎二年丁卯三月，楊益承旨辭朝。高宗皇帝問楊益曰：「卿為何官？」楊益奏曰：「臣授貴州安莊縣知縣。」帝曰：「卿亦詢訪安莊風景乎？」楊益有詩一首獻上。詩云：

「蠻煙寥落在東風，萬里天涯迢遞中。人語殊方相識少，鳥聲睨睨聽來同。桃榔連碧迷征路，象郡南天絕便鴻。自愧年來無寸補，還將禮樂俟元功。」

高宗聽奏是詩，首肯久之，惻然心動，曰：「卿處殊方，誠為可憫；暫去攝理，不久取卿回用也。」楊益揮淚拜辭。

出到朝外，遇見鎮撫使郭仲威。二人揖畢，仲威曰：「聞君榮任安莊，如何是好？」楊益道：「蠻煙瘴疫，九死一生！欲待不去，奈日暮途窮。去時必陷死地，煩乞賜教。」仲威答道：「要知端的，除是與你去問恩主周鎮撫，方知備細。恩主見謫連州，即今也要起身。」二人同來見鎮撫周望。楊益叩首再拜曰：「楊某近任安莊邊縣，煩望指示。」周望慌忙答禮，說道：「安莊蠻獠出沒之處，家戶都有妖法，蠱毒魅人。若能降伏得他，財寶儘你得了；若不能處置得他，須要仔細。尊正夫人亦不可帶去，恐土官無禮。」楊益見說了，雙淚交流，道言：「怎生是好？」周望憐楊益苦切，說道：「我見謫連州，與公同路，直到廣東界上，與你分別。一路盤纏，足下不須計念。」楊益二人拜辭出來，等了半月有餘，跟著周望一同起身。郭仲威治酒送別過，自去了。

二人來到鎮江，僱隻大船。周望、楊益用了中間幾個大艙口；其餘艙口，俱是水手搭人覓錢，搭有三四十人。內有一個遊方僧人，上湖廣武當去燒香的，也搭在眾人艙裡。這僧人說是伏牛山來的，且是粗魯，不肯小心。共艙有十二三個人，都不喜他，他倒要人煮茶做飯與他吃。這共艙的人說道：「出家人慈悲小心，不貪慾，那裡反倒要討我們的便宜？」這和尚聽得說，回話道：「你這一起是小人！我要你伏侍，不嫌你，也就夠了。」口裡千小人，萬小人，罵眾人。眾人都氣起來，也有罵這和尚的，也有打這和尚的。這僧人不慌不忙，隨手指著罵他的說道：「不要罵！」那罵的人，就出聲不得，閉了口。又指著打他的說道：「不要打！」那打的人，就動手不得，癱了手。這幾個木呆了，一堆兒坐在艙裡，只白著眼看。有一輩不曾打罵和尚的人，看見如此模樣，都驚張起來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，有妖怪在這裡！」喊天叫地，各艙人聽得，都走來看。也驚動了官艙裡周、楊二公。兩個走到艙口來看，果見此事，也吃驚起來。正要問和尚，這和尚見周、楊二人是個官府，便起身朝著兩個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小僧是伏牛山來的僧人，要去武當隨喜的。偶然搭在寶舟上，被眾人欺負，望二位大人做主。」周鎮撫說道：「打罵你，雖是他們不是；你如此，也不是出家人慈悲的道理。」和尚見說，回話道：「既是二位大人替他討饒，我並不計較了。」把手去摸這啞的嘴，道：「你自說！」這啞的人，便說得話起來。又把手去扯這癱的手，道：「你自動！」這癱的人，便擡得手起來。就如耍場戲子一般，滿船人都一齊笑起來。周鎮撫悄悄的與楊益說道：「這和尚必是有法的。我們正要尋這樣人，何不留他去你艙裡問他？」楊益道：「說得是。我艙裡沒家眷，可以住得。」就與和尚說道：「你既與眾人打夥不便，就到我艙裡權住罷。隨茶粥飯，不要計較。」和尚說道：「取擾不該。」和尚就到楊益艙裡住下。

一住過了三四日，早晚說些經典或世務話，和尚都曉得。楊益時常說些路上切要話，打動和尚。又與他說道：「要去安莊縣做知縣。」和尚說道：「去安莊做官，要打點停當，方纔可去。」楊益把貧難之事，備說與和尚。和尚說道：「小僧姓李，原籍是四川雅州人，有幾房移在威清縣住。我家也有弟兄姊妹。我回去，替你尋個有法術手段得的人，相伴你去，纔無事；若尋不得人，不可輕易去。我且不上武當去了，陪你去廣裡去。」楊益再三致謝，把心腹事備細與和尚說知。這和尚見楊益開心見誠，為人平易本分，和尚愈加敬重楊公；又知道楊公甚貧，去自己搭連內取十來兩好赤金子，五六十兩碎銀子，送與楊公做盤纏。楊公再三推辭不肯受，和尚定要送，楊公方纔受了。

不覺在船中半個月餘，來到廣東瓊州地方。周鎮撫與楊公說：「我往東去是連州。本該在這裡相陪足下，如今有這個好善心的長老在這裡，可托付他，不須得我了。我只就此作別，後日天幸再會。」又再三囑付長老說道：「凡事全仗。」長老說：「不須吩咐，小僧自理會得。」周鎮撫又安排些酒食，與楊公、和尚作別。飲了半日酒，周望另討個小船自去了。

且說楊公與長老在船中，又行了幾日，來到偏橋縣地方。長老來對楊公說道：「這是我家的地方了，把船泊在馬頭去處。我先上去尋人，端的就來下船，只在此等。」和尚自駝上搭連、禪杖，別了自去。一連去了七八日，並無信息，等得楊公肚裡好焦。雖然如此，卻也諒得過這和尚是個有信行的好漢，決無誑言之事，每日只懸懸而望。到第九日上，只見這長老領著七八個人，挑著兩擔箱籠，若干吃食東西；又擡著一乘有人的轎子，來到船邊。掀起轎簾兒，看著船艙口，扶出一個美貌佳人，年近二十四五歲的模樣。看這婦人生得如何？詩云：

獨佔陽台萬點春，石榴裙染碧湘云。眼前秋水渾無底，絕勝襄王紫玉君。

又詩云：

海棠枝上月三更，醉裡楊妃自出群。馬上琵琶催去急，阿蠻空恨豔陽春。

說這長老與這婦人，與楊公相見已畢，又叫過有媳婦的一房老小，一個義女，兩個小廝，都來叩頭。長老指著這婦人說道：「他是我的嫡堂姪女兒，因寡居在家裡，我特地把他來伏事大人。他自幼學得些法術，大人前路，凡百事都依著他，自然無事。」就把箱籠東西，叫人著落停當。天色已晚，長老一行人，權在船上歇了。這媳婦、丫鬟去火艙裡安排些茶飯，與各人吃了。李氏又自賞了五錢銀子與船家。楊公見不費一文東西，白得了一個佳人並若干箱籠人口，拜謝長老，說道：「荷蒙大恩，犬馬難報。」長老道：「都是緣法，諒非人為。」飲酒罷，長老與眾人自去別艙裡歇了。楊公自與李氏到官艙裡同寢。一夜綢繆，言不能盡。

次日，長老起來，與眾人吃了早飯，就與楊公、李氏作別。又吩咐李氏道：「我前日已吩咐了，你務要小心在意，不可托大。榮遷之日再會。」長老直看得開船去了，方纔轉身。

且說這李氏，非但生得妖嬈美貌，又兼稟性溫柔，百能百俐，也是天生的聰明。與楊公彼此相愛，就如結髮一般。又行過十數日，來到胖河江了。說這個胖河江，東通巴蜀川江，西通滇池夜郎。諸江會合，水最湍急利害，無風亦浪，舟楫難濟。船到江口，水手待要吃飯飽了，纔好開船過江。開了船時，風水大，住手不得；況兼江中都是尖鋒石插，要隨著河道放去，若遇著時，這船就罷了。船上人打點端正，纔要發號開船，只見李氏慌對楊公說：「不可開船。還要躲風三日，才好放過去。」楊公說道：「如今沒風，怎的倒不要開船？」李氏說道：「這大風只在頃刻間來了。依我說，把船快放入浦裡去，躲這大風。」楊公正要試李氏的本事，就叫水手問道：「這裡有個浦子麼？」水手稟道：「前面有個石圪浦，浦西北角上有個羅市，人家也多，諸般皆有，正好歇船。」楊公說：「恁的把船快放入去。」水手一齊把船撐動。剛剛纔要撐入浦子口，只見那風從西北角上吹將來。初時揚塵，次後拔木，一江綠水，都烏黑了。那浪掀天括地，鬼哭神號，驚怕殺人。這陣大風不知壞了多少船隻，直顛狂到日落時方息。李氏叫過丫鬟、媳婦，做茶飯吃了，收拾宿了。

次日，仍又發起風來。到午後，風定了。有幾只小船兒，載著市上土物來賣。楊公見李氏非但曉得法術，又曉得天文，心中歡喜。就叫船上人買些新鮮果品土物，奉承李氏。又有一隻船上叫賣蒟醬，這蒟醬滋味如何？有詩為證：

白玉盤中簇絳茵，光明金鼎露丰神。榘精八月枝頭熟，釀就人間琥珀新。

楊公說道：「我只聞得說，蒟醬是滇蜀美味，也不曾得吃。何不買些與奶奶吃？」叫水手去問那賣蒟醬的：「這一罐子要賣多少錢？」賣蒟醬的說：「要五百貫足錢。」楊公說：「恁的，叫小廝進艙裡，問奶奶討錢數與他。」小廝進到艙裡，問奶奶取錢買醬。李氏說：「這醬不要買他的，買了有口舌。」小廝出來回覆楊公。楊公說：「買一罐醬值得甚的，便有口舌？奶奶只是見貴了，不捨得錢，故如此說。」自把些銀子與這蠻人，買了這罐醬，拿進艙裡去。揭開罐子看時，這醬端的香氣就噴出來，顏色就如紅瑪瑙一般可愛；吃些在口裡，且是甜美得好。李氏慌忙討這罐子醬蓋了，說道：「老爹不可吃他的，口舌就來了。這蒟醬我這裡沒有的，出在南越國。其木似谷樹，其葉如桑椹，長二三寸，又不肯多生。九月後，霜裡方熟。土人彩之，釀醞成醬。先進王家，誠為珍味。這個是盜出來賣的，事已露了。」

原來這蒟醬，是都堂著縣官差富戶去南越國，用重價購求來的，都堂也不敢自用，要進朝廷的奇味。富戶吃了千辛萬苦，費了若干財物，破了家，纔設法得一罐子。正要換個銀罐子盛了，送縣官轉送都堂，被這蠻子盜出來。富戶因失了醬，舉家慌張，四散緝獲，就如死了人的一般。有人知風，報與富戶。富戶押著正牌，駕起一隻快船，二三十人，各執刀槍，鳴鑼擊鼓，殺奔楊知縣船上來，要取這醬。那兵船離不遠，只有半箭之地。

楊知縣聽得這風色慌了，躲在艙裡，說道：「奶奶，如何是好？」李氏說道：「我教老爹不要買他的，如今惹出這場大事來。蠻子去處，動不動便殺起來，那顧禮法！」李氏又道：「老爹不要慌。」連忙叫小廝拿一盆水進艙來，念個咒，望著水裡一畫。只見那隻兵船，就如釘釘在水裡的一般，隨他撐也撐不動。上前也上前不得，落後也落後不得，只釘住在水中間。兵船上人都慌起來，說道：「官船上必然有妖法，快去請人來鬥法。」這裡李氏已叫水手過去，打著鄉談說道：「列位不要發惱！官船偶然在貴地躲風，歇船在此。因有人拿蒟醬來賣，不知就裡，一時間買了這醬，並不曾動。送還原物便罷，這價錢也不要了。」兵船上人見說得好，又知道醬不曾吃他的，說道：「只要還了原物，這原銀也送還。」水手回來復楊知縣，拿這罐醬送過去。兵船上還了原銀，兩邊都不動刀兵。李氏把手在水盆裡連畫幾畫，那兵船便輕輕撐了去，把這偷醬的賊送去縣裡問罪。楊知縣說道：「虧殺奶奶，救得這場禍。」李氏說道：「今後只依著我，管你沒事。」次日，風也不發了。正是：

金波不動魚龍寂，玉樹無聲鳥雀棲。

眾人吃了早飯，便把船放過江。

一路上，要行便行，要止便止，漸漸近安莊地方。本縣吏書、門皂人役接著，都來參拜。原來安莊縣只有一知一典，有個徐典史，也來迎接。相見了，先回縣裡去。到得本次，人夫接著，把行李扛擡起來；把乘四人轎擡了奶奶；又有二乘小轎，幾匹馬，與從人使女，各乘騎了，先送到縣裡去。楊知縣隨後起身，路上打著些蠻中鼓樂。遠近人聽得新知縣到任，都來看。楊知縣到得縣裡，逕進後堂衙裡，安穩了奶奶家小，才出到後堂，與典史拜見。禮畢，就吃公堂酒席。

飲酒之間，楊知縣與徐典史說：「我初到這裡，不知土俗民情，煩乞指教。」徐典史回話道：「不才還要長官扶持，怎敢當此？」因說道：「這裡地方與馬龍連接，馬龍有個薛宣尉司，他是唐朝薛仁貴之後，其富敵國。獠蠻犷狃，只服薛尉司約束。本縣雖與宣尉司表裡，衙門常規：長官行香後，先去看望他，他纔答禮，彼此酒禮往來。煩望長官在意。」楊知縣說道：「我都知得。」又問道：「這裡與馬龍多遠？」徐典史回話道：「離本縣四十餘裡。」又說些縣裡事務。飲酒已畢，彼此都散入衙去。

楊知縣對奶奶說這宣尉司的緣故，李氏說：「薛宣尉年紀小，極是作聰的。若是小心與他相好，錢財也得了他的。我們回去，還在他手裡。不可托大，說他是土官，不可怠慢他。」又說道：「這三日內，有一個穿紅的妖人無禮。來見你時，切不可被他哄起身來，不要採他。」楊知縣都記在心裡了。

等待三日，城隍廟行香到任，就坐堂，所屬都來參見，發放已畢。只見階下有個穿紅布員領、戴頂方頭巾的土人，走到楊知縣面前，也不下跪，口裡說道：「請起來，老人作揖。」知縣相公問道：「你是那縣的老人？與我這衙門有相干也無相干？」老人也不回報甚麼，口裡又說道：「請起來，老人作揖。」知縣相公雖不採他，被他三番兩次在面前如此侮弄，又見兩邊看的人多了，褻威損重，又恐人恥笑，只記得奶奶說不要立起身來。那時氣發了，那裡顧得甚麼？就叫皂隸：「拿這老人下去，與我著實打！」只見跑過兩個皂隸來，要拿下去打時，那老人硬著腰，兩個人那裡拿得倒！口裡又說道：「打不得！」知縣相公定要打。眾皂隸們一齊上，把這老人拿下，打了十板。眾吏典都來討饒，楊公叱道：「趕出去！」這老人一頭走，一頭說道：「不要慌！」

知縣相公坐堂是個好日子，止望發頭順利。撞出這個歹人來，惱這一場，只得勉強發落些事，投文畫卯了，悶悶的就散了堂。退入衙裡來，李奶奶接著，說道：「我吩咐老爹不要採這個穿紅的人，你又與他計較。」楊公說道：「依奶奶言語，並不曾起身，端端的坐著。只打得他十板。」奶奶又說道：「他正是來鬥法的人。你若起身時，他便夜來變妖作怪，百般驚嚇你；你卻怕死討饒，這縣官只當是他做了。那門皂吏書，都是他一路，那裡有你我做主？如今被打了，他卻不來弄神通驚你，只等夜裡來害你性命。」楊公道：「怎生是好？」奶奶說道：「不妨事！老爹且寬心，晚間自有道理。」楊公又說道：「全仗奶奶。」

待到晚，吃了飯，收拾停當。李奶奶先把白粉灰按著四方，畫四個符；中間空處，也畫個符。就教老爹坐在中間符上，吩咐道：「夜裡有怪物來驚嚇你，你切不可動身，只端端坐在符上，也不要怕他。」李奶奶也結束，箱裡取出一個三四寸長的大金針來，把香燭硃符，供養在神前，貼貼的坐在白粉圈子外等候。

約莫著到二更時分，耳邊聽得風雨之聲，漸漸響近；來到房簷口，就如裂帛一聲響，飛到房裡來。這個惡物，如茶盤大，看不甚明白，望著楊公撲將來。撲到白圈子外，就做住，繞著白圈子飛，只撲不進來。楊公驚得捉身不住。李奶奶念動咒，把這道符望空燒了。卻也有靈，這惡物就不似發頭飛得急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李奶奶打起精神，雙眼定睛，看著這惡物，喝聲：「住！」疾忙拿起右手來，一把去搶這惡物。那惡物就望著地撲將下來。這李奶奶隨著勢，就低身把手按在地上，雙手拿著這惡物起來看時，就如一個大蝙蝠模樣，渾身黑白花紋，一個鮮紅長嘴，看了怕殺人。楊公驚得呆了，半晌纔起得身來。李氏對老爹說：「這惡物是老人化身來的，若把這惡物打死在這裡，那老人也就死了，恐不好解手，他的子孫也多了，必來報仇。我且留著他。」把兩片翼翅雙疊做一處，拿過金針釘在白圈子裡符上。這惡物動也動不得。拿個籃兒蓋好了，恐貓鼠之類害他。李氏與老爹自來房裡睡了。

次日，起來升堂。只見有二十來個老人，衣服齊整，都來跪在知縣相公面前，說道：「小人都是龐老人的親鄰。龐某不知高低，夜來衝激老爹，被老爹拿了。煩望開恩，只饒恕這一遭，小人與他自來孝順老爹。」知縣相公說道：「你們既然曉得，我若沒本事，也不敢來這裡做官。我也不殺他，看他怎生脫身！」眾老人們說道：「實不敢瞞老爹，這縣裡自來是他與幾個把持，不由官府做主。如今曉得老爹的法了，再也不敢冒犯老爹。饒放龐老人一個，滿縣人自然歸順。」知縣相公又說道：「你眾人且起來，我自自有處。」眾人啞啞連聲而退。知縣散了堂，來衙裡見李奶奶，備說討饒一事。李氏道：「待明日這千人再來討饒，纔可放他。」

又過了一夜。次日，知縣相公坐堂，眾老人又來跪著討饒，此時哀告苦切。知縣說：「看你眾人面上，且姑恕他這一次。下次再無禮，決不饒了。」眾老人拜謝而去。知縣退入衙裡來。李氏說：「如今可放他了。」到夜來，李氏走進白圈子裡，拔起金針，那個惡物就飛去了。這惡物飛到家裡，那龐老人就在牀上爬起來，作謝眾老人，說道：「幾乎不得與列位見了。這知縣相公猶可，這奶奶利害！他的法術，不知那裡學來的，比我們的不同。過日同列位備禮去叩頭，再不要去惹他了。」請眾老人吃些酒食，各人相別，說道：「改日約齊了，同去參拜。」

且說楊公退入衙裡來，向李氏稱謝。李氏道：「老爹，今日就可去看薛宣尉了。」楊公道：「容備禮方好去得。」李氏道：「禮已備下了：金花金緞，兩疋文葛，一個名人手卷，一個古硯。」預備的，取出來就是，不要楊公費一些心。楊公出來，撥些人夫轎馬，連夜去。天明時分，到馬龍地方。這宣尉司，偌大一個衙門，周圍都是高磚城裏著；城裡又築個圍子，方圓二十餘裡；圍子裡廳、堂、池、樹，就如王者。知縣相公到得宣尉司府門首，著人通報人去。一會間，有人出來請人去。薛宣尉自也來接，到大

門上，二人相見，各遜揖同進。到堂上行禮畢，就請楊知縣去後堂坐下吃茶。彼此通道寒溫已畢，請到花園裡廳上赴宴。薛宣尉見楊知縣人品雖是瘦小，卻有學問；又善談吐，能詩能飲。飲酒間，薛宣尉要試楊知縣才思，叫人拿出一面紫金古鏡來。薛宣尉說道：「這鏡是紫金鑄的，沖瑩光潔，悉照秋毫。鏡背有四卦，按卦扣之，各應四位之聲，中則應黃鐘之聲。漢成帝嘗持鏡為飛燕畫眉，因用不斷膠，臨鏡呢呢而崩。」楊公持看古鏡，果然奇古，就作一銘。銘云：

「猗與茲器，肇制軒轅。大冶范金，炎帝秉虔；鑿開混沌，大明中天。伏氏畫卦，四象乃全。因時制律，師曠審焉。高下清濁，宮徵周旋。形色既具，效用不愆。君子視則，冠裳儼然；淑婉臨之，朗然而天。妍媸畢見，不為少遷。喜怒在彼，我何與焉？」

楊公寫畢，文不加點，送與薛宣尉看。薛宣尉把這文章番復細看，又見寫得好，不住口稱贊，說是漢文晉字，天下奇才，王、楊、盧、駱之流。又取出一面小古鏡來，比前更加奇古，再要求一銘。楊公又作一銘，銘云：

「察見淵魚，實惟不祥。靡聰靡明，順帝之光。全神返照，內外兩忘。」

薛宣尉看了這銘，說道：「辭旨精拔，愈出愈奇。」更加敬服楊公。一連留住五日，每日好筵席款洽楊公。薛宣尉問起龐老人之事，楊公備說這來歷，二人都笑起來。楊公苦死告辭，要回縣來；薛宣尉再三不忍拋別，問楊公道：「足下尊庚？」楊公道：「不才虛度三十六歲。」薛宣尉道：「在下今年二十六歲，公長弟十歲。」就拜楊公為兄。二人結義了，彼此歡喜。又擺酒席送行，贈楊公二千餘兩金銀酒器。楊公再三推辭，薛宣尉說道：「我與公既為兄弟，不須計較。弟頗得過；兄乃初任，又在不足中。時常要送東西與兄，以後再不必推卻。」

楊公拜謝，別了薛宣尉，回到縣裡來。只見龐老人與一干老人，備羊酒緞疋，每人一百兩銀子，共有二千餘兩，送入縣裡來。楊知縣看見許多東西，說道：「生受你們，恐不好受麼！」眾老人都說道：「小人們些須薄意，老爹不比往常來的知縣相公。這地方雖是夷人難治，人最老實一性的。小人們歸順，概縣人誰敢梗化？時常還有孝順老爹。」楊公見如此懇懇，就留這一千人在吏舍裡，吃些酒飯。眾老人拜謝去了。

舊例：夷人告一紙狀子，不管准不准，先納三錢紙價。每限狀子多，自有若干銀子。如遇人命，若願講和，里鄰干證估凶身家事厚薄，請知縣相公把家私分作三股。一股送與知縣，一股給與苦主，留一股與凶身。如此就說好官府。蠻夷中另是一種風俗，如遇時節，遠近人都來饋送。楊知縣在安莊三年有餘，得了好些財物。凡有所得，就送到薛宣尉寄頓。這知縣相公宦囊也頗盛了。一日，對薛宣尉說道：「『知足不辱』。楊益在此，蒙兄顧愛，嘗叨厚賜；況俸資也可過得日子了，楊益已告致仕。只是有這些俸資，如何得到家裡？煩望兄長救濟。」薛宣尉說道：「兄既告致仕，我也留你不得了。這裡積下的財物，我自著人送去下船，不須兄費心。」楊公就此相別，薛宣尉又擺酒席送行，又送千金贖禮，俱預先送在船裡。楊公回到縣裡來，叫眾老人們都到縣裡來，說道：「我在此三年，生受你們多了。我已致仕，今日與你們相別，我也分些東西與你眾人，這是我的意思。我來時這幾個箱籠，如今去也只是這幾個箱籠，當堂上你們自看。」眾老人又稟道：「沒甚孝順老爹，怎敢倒要老爹的東西？」各人些小受了些，都歡喜拜謝自去。起身之日，百姓都擺列香花燈燭送行。縣裡人只見楊公沒甚行李，那曉得都是薛宣尉預先送在船裡停當了，楊公只像個沒東西的一般。楊公與李氏下了船，照依舊路回來。

一路平安。行了一月有餘，來到舊日泊船之處，近著李氏家了。泊到岸邊，只見那個長老並幾個人伴，都在那裡等。都上船來，與楊公相見，彼此歡天喜地。李氏也來拜見長老。楊公就教擺酒來，聊敘久別之情。楊公把在縣的事，都說與長老。長老回話道：「我都曉得了，不必說。今日小僧來此，別無甚話，專為舍姪女一事。他原有丈夫，我因見足下去不得，以此不顧廉恥，使姪女相伴足下到那縣裡。謝天地，無事故回來，十分好了。姪女其實不得去了，還要送歸前夫。財物恁憑你處。」楊公聽得說，兩淚交流，大哭起來，拜倒在奶奶、長老面前，說道：「丟得我好苦！我只是死了罷。」拔出一把小解手刀來，望著咽喉便刎。李氏慌忙抱住，奪了刀，也就啼哭起來。長老來勸，說道：「不要苦了，終須一別。我原許還他丈夫，出家人不說謊。」楊知縣帶著眼淚說道：「財物恁憑長老、奶奶取去，只是痛苦不得過。」長老見這楊公如此情真，說道：「我自有的。且在船裡宿了，明日作別。」

楊公與李氏一夜不曾合眼，淚不曾乾，說了一夜。到明日早起來，梳洗飯畢。長老主張把宦資作十分，說：「楊大人取了六分，姪女取了三分，我也取了一分。」各人都無話說。李氏與楊公兩個抱住，那裡肯舍！真個是生離死別。李氏只得自上岸去了，楊公也開了船。那個長老又說道：「這條水路最是難走，我直送你到臨安纔回來。我們不打劫別人的東西也好了，終不成倒被別人打劫了去？」這和尚直送楊知縣到臨安。楊知縣苦死留這僧人在家住了兩月。楊公又厚贈這長老，又修書致意李氏。自此信使不絕。有詩為證：

蠻邦薄宦一孤身，全賴高僧覓好音。隨地相逢休傲慢，世間何處沒奇人？